

听广播才知道有个国际标准日(10月14日)。并不是说这个日子有多么规范足以成为其他日子的样板,而是一个关于标准化的日子。

原来,大到建设一个企业,一种产品的开发、制造,小到每天走斑马线到马路对面买牛奶,从运输和贸易,到日常的柴米油盐……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一个标准的世界中。

就此刻而言,我在电脑前写这篇手记,为了电脑的正常工作,有多少项标准正在发挥作用,提供宽带连接,定义文本自身的字体和格式。环顾一下我的四周,时钟,照明,空调,标准无处不在。难以想像,没有标准,世界将会怎样?

昨天我妈从超市回来抱怨,绿豆饼就绿豆饼嘛,标签上非写着思嘛,看了半天都没搞明白是什么东西。

哈,传说N年前,上帝他老人家混人类的语言,就是为了打击人们内心深处滋长的狂妄自大,使得那座可以通天的巴别塔半途而废。而如今,借助标准的力量,有序和畅通将带我们走向未知的远方和惊喜。或许,这是他关上一道门的同时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那么,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好文章的标准又是什么?开心每一天的标准呢?忍不住浮想联翩。

做小孩时,大人觉得听话的是好孩子;做学生了,老师觉得成绩好的是好学生;做父母了,孩子觉得能

够体谅的是好父母,说来说去,大多时候我们都是为别人活着,去做别人眼中的“好人”。而自己的心里有没有一道秘而不宣的标准?

为人如此,为文又如何?一篇文章是“倾向于描述生活中的美好”,还是详实叙述“各种挫折、痛苦、畸形和阴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应该是真实可触摸的。正如亲家书作者所言“心里有什么,就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就写下什么。爱生活,体验生活,关注生活,将生活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一人一事都记录下来,这样的文章就是好文章,哪怕你的思想不够深刻,哪怕你的文笔也不那么华丽。

只要问心无愧,就是好人。能接触到世界的永远是心灵而不是聪明。这些算是标准吗?它们横七竖八在内心交织。

窗外的天气多好,视野明亮。我喜欢“明亮”这个词,尤其是与天空啊,田野啊,峡谷啊之类的情景联系在一起时。

虽然气温降到了5℃,但阳光仍是明媚的。穿得厚厚的走在街上,觉得这样的日子就是让人去反复地进行“重新开始”的啊。

在一颗懂得珍惜的心里,开心每一天的标准——每一天都是礼物!

编辑手记

坊间纪事

迎外宾

王离京

打小至今,我没啥能拿得出手的光辉经历可供炫耀。谁让咱和多数人一样,位列芸芸众生来着。因而,儿时经历的一件事就使我很难忘怀。这与外交有关的往事,虽说不能跟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之类的开幕式表演相提并论,但毕竟多少让我体会了那么一点点与众不同的荣光。

根据毛主席他老人家“到各地走一走、看一看”的建议,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柬埔寨王国前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开始了在中国大地的四处旅行。那个时候,电影院老放西哈努克到各地访问的新闻片,以至于他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

大约是1972年三四月份的样子,我们学校接到了上级下达的一项“政治任务”:抽调一批学生加紧排练,准备在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济南时,前去夹道欢迎。

我们学校承担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由校舞蹈队的美女们,排练一段取自《白毛女》的舞蹈“大红枣儿送亲人”,在南郊宾馆门口表演。光荣啊,这恐怕是最露脸的活儿了。另一项是大多数人的事情,参加街道两旁的欢迎队伍。任务很简单,排成队列,摇着花环边跳边齐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就OK了。

虽说只做跳跳两个动作,仅喊八个字没啥技术含量,学校还是在每天的课后认真地组织了排练,一练就是两三个月。我每个暑假都要回故乡看望爷爷奶奶的,而那一年,放假好久了我还不能走,可把我给急坏了,所以印象特别深。

读史札记

祁黄羊的举荐烟幕弹

苏潘云

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春秋时期晋国的祁黄羊是一个品质高尚正直无私……总之是口碑很好的人。史书上说他为了国家的利益不计个人恩怨,不避个人亲仇,两次举荐贤才,行事光明磊落,一切以大局为重。

可我就是不明白,如果祁黄羊真的大公无私举荐谁,为什么不干脆直接举荐自己的儿子祁午,而是先绕一个弯子举荐自己的杀父仇人解狐呢?

事关祁黄羊的主动辞职,因为在多年的征战中,祁黄羊的腿脚落下了毛病,走路很不方便,所以要辞去中军尉一职。

主公说,中军尉职责重大,决定人选的事关着国家的兴亡。你在军中多年,心目中一定有合适的人选,你觉得谁能替代你呢?

其实祁黄羊心目中最佳人选就是自己的儿子祁午,后来的事实证明也是。

可是祁黄羊当时没有首先举荐祁午,而是不动声色落落大方郑重其事地举荐了自己的杀父仇人名唤解狐的人!诸君啊,这是一枚烟幕弹,是为了迷惑主公的。果然,主公深感意外:解狐是你的杀父仇人,你怎么会举荐他?

祁黄羊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

听他不紧不慢地说:主公问我谁可以担此重任,并没有问他是不是我的仇人哪!

我读到这里也很震撼,觉得这个祁黄羊确实有英雄气概,真的做到外举不避仇,难得难得啊!

可接着我就不这么想了,为什么呢?——当主公派使者去召解狐走马上任时,没想到这个解狐该该没福,彼时已经大病在身,卧床不起,并且不久就去世了。

想想吧,祁黄羊的杀父仇人必定不是那个小年轻,再说,祁黄羊不是不知道解狐已经身染沉疴不久于人世?如此一分析,祁黄羊的首次举荐显然别有用心。

接下来,再举荐自己的儿子,就顺理成章多了。虽然主公也会惊讶,但绝对不会令主公生疑——你看看我,外举不避仇,内举自然不避亲了。

主公果然深受感动,不仅及时表扬了祁黄羊,起用了祁午,而且从此对祁黄羊言听计从信任有加。

试想,如果祁黄羊不走解狐路线,而是直接举荐祁午,会有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吗?如果解狐的年龄和祁午差不多,都是身强体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那么祁黄羊会不会外举不避仇?

我很困惑啊!

纸上旅行

“腰封”这股妖风的背后

李海燕

本来看书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翻开就成了。近些年,这件事情被复杂化了,很多情况下,我们得先拆开书籍外面的“塑封”,再扔掉书皮上的“腰封”,经过了这复杂的宽衣解带之后,才能与内容亲密接触。说实话,这令我不爽,塑封就不多说了,不环保,且是很多书店赠书族的死敌——不买的话,就没法撕开塑封先睹为快了。而腰封呢,更可恶,所以多说两句。

据出版界的业内人士说,腰封这东西,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从日本传入中国之后,就无书不“腰”了,尤其是那些准备做市场、妄图成为畅销书的家伙,更是在书腰上做足了文章。要我说,腰封的诞生,其目的就不怎么光彩。日本著名畅销书推手井狩春男曾说:“书腰的制作在于吊人胃口。”听听,赤裸裸的勾引,说白了就是书的广告。

本来做广告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书再怎么高尚,拿出来卖的话,那就是商品了。可气的是,书腰上的广告,全是假广告。也就是说,腰封上,尽是些空话、大话、瞎

话,这个也是经典,那个也是不世出的好书,说得好像全世界的好书都让他弄到家里来了。真看看,十成里有九成是不靠谱的。记得有本悬疑小说,腰封上印着“悬疑小说的里程碑,无法逾越的高度”之类的牛皮话,结果弄得作者不干了,坚决不承认,说出版商用心不轨,坚决要求换掉腰封。再一招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某某吐血推荐,某某倾情奉献。而且这些个“某某某”可全是牛人,有的名字印得比书名还大,比如在书店看见本《沙漠之城》,腰封上是这样写的,“唯一让德国前总理科尔惊呼‘不可思议’的奇书。”、“三大诺贝尔奖获得者倾心推荐”。翻了翻,当时就疑心,科尔同学也太少见多怪了吧,这是什么见识啊?后来我就不大信这些所谓的“牛人推荐了”,因为多次有人跳出来揭穿,这些牛人根本没看过推荐的书,有的根本连知道都不知道。还有本书叫《德语课》,腰上写着“某某借了舍不得还的书”。说从图书馆借的,至今没还。这就更过分了,连美剧都不辨了,虽说孔乙己说过“窃书不算偷”,后来到

底被人打断了腿,而且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在自己的书上写上: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有借不还,全家死完。

腰封之所以可恶,完全在于它不知羞耻地胡说八道,把售书这件怎么说也还是和精神有关的事情搞得像治癣卖药一般。可人家治癣卖药的好歹还有卫生部门、工商部门管着,规定不准讲疗效,不准宣传病例之类的。而腰封之“妖”就在于根本没人管,且根本不用负任何责任。反正号称精神产品,不能退货,上当受骗了也没法索赔。也就是说,书的广告做成啥样,是个良心活儿,可惜啊,现在人的良心还真经不住考验,白吹谁不吹,不吹的就不觉得自个吃亏了。

于是豆瓣网上有人组织了一个叫“恨腰封”的小组,参加的人上千。可我没参加这个小组,为啥?因为太幼稚。恨腰封有啥用?如今出版界、文化界比腰封更“妖”的事不胜枚举。比如,我的一位同学在某出版社工作,人人身上扛着创收任务,完不成没收入,弄不好还得下岗。于是,看见张悟本的《把吃出来的病吃

流年碎笔

世家兄弟

许学芳

2010年4月14日22时,山东天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世家突然病逝。4月15日,世家追悼会在高密举行,我因事未能参加。这天夜里,我写了这篇短文,与世家话别。写完,大哭不止。

世家兄弟,你走得太早,太突然了,走得让人心慌!

我有大半年没见到你了。春节,我给你发了一条短信。正月初九,我给你打了一个电话。你说企业很好,身体不好,年前病了,医生说你是心肺功能衰竭。我急了,说企业不好搞就不搞了,关了它吧!身体要紧!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我的话你是听了的呀,说不搞了不搞了,身体要紧!还说等你养好了病,要请我去你老家,在你家的老宅子里住上一个月,咱们说上一个月的话。你的话犹然在耳,可你的人却突然走了,就像一支燃烧的蜡烛,还有老大一截呢,就噗地一声灭了!

世家,我们相识已经二十多年了。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85年秋天,我出发到高密,要去大栏乡采访,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找个通讯员陪着你吧,叫来的就是你张世家。第一次见面,我们就不陌生,你一上车就滔滔不绝,说村里的事,说乡里的事,语言尖刻,直白大胆。那时,你是大栏乡的农民通讯员,在全县通讯员中是最有才气的一个,也是最爱说话的一个。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1986年夏天。你突然发来一封信,说你不在大栏了,你被高密南关聘走了,你说你初到南关,需要一篇“出师表”,要我帮你写一篇南关村的报道。接到你的信,我就去了南关,就住在你在南关新家的家里。三间旧平房,你住西里间,我住东里间,黎明即起,就在村里逛,从早晨6点一直逛到晚上9点,收集这一天里发生在南关村的“重大新闻”。夜里就在你家炕头上写稿,我们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题目就叫《南关一日》。

其后,你就不写稿了,全身心搞起了企业。再往后,就是你舍命打的那场官司,为了农民的利益,为了讨回应该讨回的欠款,你去北京待了三年,跟北京一家很有背景的大企业打了三年官司。谁都说这官司难打,谁都说这官司你打不赢,



你可世家一根筋,偏偏就把这官司给打赢了!为打这场官司,你累得大口吐血,差点死在北京。

再往后,就是你白手起家办“天达药业”了,这是你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你生命中最辉煌的部分。“天达药业”,一个高科技产业,一个高学历人才汇集的地方,领导它的却是一个只读过中学的农家子弟。我观察了长达6年,6年里我没为你的企业写过一个字。6年后,当你的企业成为纳税大户、成为“3A企业”后,我们才在高密一家旅馆里谈了一天一宿。怕人打扰,我们又去了潍坊,在一家宾馆里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谈累了,我就领你去街头一家小饭店吃饽饽。我永远忘不了那情景,我和你进那家小店,我走在前面,你跟在后面,就像我领你刚刚租了一场大集,来这家小店打尖。我们对面而坐,我要了两碗饽饽,你一碗,我一碗,“好吃!好吃!”其实,那天的饽饽并不好吃,面条子泡得太久,有些撑了,但你还是说“好吃!好吃!”,因为你不知道我喜欢饽饽。那次长谈,我写了你一生中我为你写的唯一的一篇报道,题目就叫《张世家话危机》。写你也不是吹捧你,而是传达你的焦虑和危机感。那时,你考虑的是:就要“入世”了,中国的企业怎么办?21世纪,中国的人口将达16亿,中国的粮食问题能不能解决?中国的一些中医药秘方被外国偷走了,中国怎样把那些祖

传的宝贝再夺回来?世家兄弟,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你知道你身上最让我感到亲切的是哪一点吗?就是你的农民情结!我们都是农家子弟,你忘不了农民,你企业的产品不离一个“农”字,办企业为农民造福,我从心里感激你,敬佩你!你去世了,我没能参加你的追悼会,我要人替我给你送了一个花圈,我写给你的挽联是:终其一生为农忙,我为苍生哭世家!

在我眼里,有两个张世家,一个是精神的,一个是肉体的。精神上的张世家是强悍的,旺盛的,像永不熄灭的火焰!肉体的张世家却是脆弱的,干枯的,疲惫的,像一辆随时都会散架的马车!你搞企业是拼了性命的,你的付出已远远超出了你身体的承载力。

一年以前,我们在济南聚过一次,没想到那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那一次,我们相约:人老了,你把企业交给别人,你和我就办一张小小的报纸,报纸的名字就叫《说话》,不发新闻,全是言论,让农民在那里说话,让关心农民的人在那里说话,说农村的话,说农业的话,说农民心里想说的话。报纸没几个版面,全当是为农民出一张纸上墙报。说起这事,我都很兴奋,好像那也就是三五年以后的事儿……

世家啊世家,我等你呢,你却走了,走得好好啊!此时的我,除了悲痛,无话可说。我就是感到心慌,感到寂寞,非常寂寞!

回去)火了,就有编辑报了《把喝出来的病喝回去》的选题。结果,书还没弄好呢,张悟本倒了。该编辑同志说:“换个名,书还得出。”这样的书都出来了,腰封还算“妖”吗?这么妖的书,还愁没有够妖的腰封来配它呢。

这是出版商,你以为作者就能好多少?这年头,啥东西都能出书,更可笑的是,不但出,还要获奖呢。在网上欣赏了正在热炒的“羊羔体”诗,该诗体的创造者,一位官员,刚得了“鲁迅文学奖”。那奇诗我实在不好意思引,大伙网上找出来自己慢慢乐吧。尽管该诗人的其他诗确实比“羊羔体”好一些,那就能得“鲁迅文学奖”?那只能证明“鲁迅文学奖”和我们胡同口的张大爷一个欣赏口味,那你扯上人家鲁迅干什么?就叫“张大爷文学奖”不就好了。

斯文扫地,文学已死这回事儿我是知道的,但死了还要诈尸还魂,吓唬兼恶心民众,这就是实在太过分了。腰封之“妖”,不过是这股妖风里的一片落叶,实在不值得多说。

时尚辞典

向天而歌

李寅初

从什么时候开始, SNS (社交网站) 开始遍布人群?

FACEBOOK、饭否、推特、校内、开心网、豆瓣,我都有注册。我还有四个必登QQ、两个MSN,五个常用EMAIL。这些,除了校内、QQ、MSN、EMAIL我每天登录两三次以外,其他的我很少登录,偶一为之也大多是潜水无言。大家在网上玩得很HIGH,比赛着话痨,我觉得还是远离好一点。除了那些偶露峥嵘的美女有点兴趣以外,我实在想不起还有多少事值得我去关心。

不要用你那见多识广的语调,来诚恳地教训我。我过了关心那些正经事的年纪。它们包括:汇率是涨还是跌?西方有没有没落?怎样开出民主新路?薄葬的话题,曾经让我很惶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深深地为我思想的庸俗而惭愧。

现如今,我是躲进小楼成一饭桶,不管不顾不问不想不听天下大事。我唯一敢于安慰自己的故事是,康德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在科尼斯坦堡度过,这并没有耽误他仰望星空,斯宾诺莎躲在幽暗的小屋里,磨了一辈子的玻璃,也没有耽误他思考伦理是个什么东西。

当然,拿这两个例子来与我进行类比,颇为不恰当。其实我想说的是,有些东西还是要埋在心里。热闹的天,只是你臆想的天下。网络名博和菜头最近在议论韩寒的时候,说了一段话:长期在网络上呆着,长期看见几张老脸来来去去,长期在几个站点流连不去,很容易就把那那人那点事当做了世界的全部。甚至由于大家彼此经常打照面,就误以为“今天英雄谁使君与操耳”,似乎国家社稷,人民福祉,全部系于几个网人一身。

这段话,读来真有击节三叹的冲动。最近因为学业的关系,需要翻阅许多十几年前的报刊,常常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时光不过流转了十来年,多少曾经的高头大论,意气风发终于成了笑话,多少曾经的先见之“明”终于成了悔之晚矣。有人曾经分析北大与清华的差别。他说有很多北大人走得没有清华人远,难以成为主流,为什么?因为北大的学生有太多的拍案而起,过早的爆发使他们还没走到青春的顶点就已经耗尽了心灵的动能,甚至未老先衰。

这是许多北大人至死不悟的悲剧。在这个众神喧嚣的时代,也是我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所在。

两地书: 亲子家书

心里有什么,就看到什么

傅楚楚 郭爱凤

妈妈: 一个大学同窗刚结束了在马赛的生活回到北京,准备找工作,心仪的几个公司录用员工都是百里挑一,所以压力颇大。在网上聊天时她对我说:“看了你写的东西和拍的照片,心情就会好起来,你是个温暖恬淡的人,做什么事都是淡淡的,但是取得的结果总是令人振奋。”

另外,一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在国内工作过一段时间,年过三十,目前在波尔多学习,他看了几篇我们的通信,却对我说:“你写的东西太美化巴黎了,会让人过于向往,我在巴黎住过二个星期,觉得也不过如此啊,就是脏乱差,塞纳河好像臭水沟一样。如果是果,一定会劝年轻人能不来就不要来!”

两人的评价几乎背道而驰,让我左右为难,一个城市如此复杂,我到底该侧重呈现它出哪一个方面?为什么我总是倾向于描述生活中的美好?

许久,终于想到一句话,你心里有什么,你就看到了什么。就像鲁迅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官闾秘事。”我那位工作过几年的朋友,也许经历了些沧桑,于是习惯先去找出事物的阴暗予以批评,否则就认为不够诚实不够深刻。法语里有种表

达, voir tout en noir, 阴暗地看待一切;而我的同窗,刚从单纯的学生过渡到社会新鲜人,她于是期望找到些可以鼓励安抚自己的东西。

不过当一个人是作者,他就是自己笔下王国的暴君,所以作者是不能依着读者的要求改变自己的世界观的。我只能记录一个我眼中的巴黎,一个我居住了一年所了解的巴黎,也许再过一年我会发现不同的东西(波尔多多的朋友就认为我只要在巴黎待了一年,如此欢欣只是因为新鲜劲儿还没有过去,但我仍然会继续做一个德国,过滤掉洋淫,呈上精华。周末的长途散步,在小公园晒太阳,或是在旧城小巷里拍照,这实在是我在一个城市最想养成的生活习惯,但却是因为过去嘈杂的生活环境而不能养成的;看到有新排演的音乐剧,或是中意的展览,我就会心痒难耐,这和一个书迷不能马上买到心爱的书拿到手里把玩一样,让人坐立不安。而这些都不是靠“新鲜劲儿”就能支撑的。

看了一本书叫做《告诉你一个真美国》,读者看了以后会说,原来美国并不是如想象中一样是片乐土啊,而是那已经是将近10年前的旧书了,现在的读者已经有足够开阔、理智的眼光和足够的途径分辨一个国家到底是乐土还是地狱。在网上点开中国人在法国

的论坛,上面有各种挫折、痛苦、畸形和阴暗,都是出自当事人的详实的叙述。而这些我无法亲历,也不想亲历,因为我没有志愿当一个“战地”记者或是社会学家,我顶多能赤口告诉巴黎满大街都是烟头,所谓脏;景点周围游客攒动,黑人阿拉伯人犯罪率高,所谓乱;至于差,你可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因为这世界的阴暗五花八门,超出人的想象。

而面对年轻于我的学生们,我更愿意展现生活中的美好,因为我知道在那个精神世界摇摆不定的年纪,需要一个积极的向导,况且心情变好,对于我是个极高的评价,对人具有抚慰心灵的功能,证明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也希望人们看到我写给你的信以后能够明白,我不会像个游客一样走马观花地看完卢浮宫、埃菲尔铁塔或是巴黎圣母院,然后站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说,巴黎也不过如此啊!

楚儿

收读你的来信时,窗外已是夜色浓重。不过我的心里,却是灿烂一片,为你有如此阳光而健康的心态。

对于巴黎,不知有多少人向往呢,妈妈

的几个朋友就跃跃欲试,数次“开会”研究何时去游览一番,好像不去巴黎看看,是人生的一大憾事。她们想去看的,当然不是“脏乱差”的巴黎,而是文化的巴黎,美景的巴黎。

且不说巴黎,就说我们济南,夏日里我曾陪北京来的大学同学乘船在护城河内游览,两岸绿树蓊郁,船下泉水清澈,一船的欢声笑语,她是来采访的,自然也看到一些街巷的破旧与脏乱,但她依然赞叹济南的美好,拍了泉水的照片,回去登在她编辑的副刊上。

近读星云大师《修剪生命的荒芜》,佛教有句话说“万法由心造”,世间一切好坏、喜恶、哭笑、净染、黑白、天堂地狱,总归一心。大师说,人们愿意让自己愉快,自在,就能超越忧伤;愿意走出阴霾,便能奋起飞扬。

确实如此。一个满腹珠玑的人,一定会见山见水都是文章。一个内心荒凉的人,就算满目美景,也熟视无睹。比如现在,已是秋风瑟瑟。看见一地落叶,悲观的人只会想到肃杀之气,心情郁郁。而乐观的人一定会从落叶的金黄看到生命的饱满,或者产生“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诗意联想,哪怕正处逆境,也有种枯雨润辽阔的胸怀。

“桔生淮北则为枳”固然有道理,其实,一个人的内心环境,才是主导人生方向的航仪。

妈妈